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腊染的时光

周梦蝶

北风吹来,腊梅飘香,转眼就到了寒冬腊月,这是距离新年最近的时节。

这几天进出小区,发现很多居民都在着手置办年货,大包小包的各类肉食和蔬果,都在手上拎着。抬头一看,只见很多家的阳台上,已满满当地挂起了腊肉和香肠,在冬日的阳光下,泛起一层暗红的光亮,空气中时时阵阵幽香飘来。“红萝卜,抿抿甜,看到看到要过年!”在这诱人的光亮和香味中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样的童谣,感到此时此刻的空气里,已然弥漫出年的味道。

乡下的年味,大都从立冬之后便已渐渐的有了,似乎比城里来得要稍早一些,因为辛苦了大半年的农人,只有到了冬闲的时候才有大把的时间用来休整。自然而然,杀猪过年便成了仅次于新春佳节的“盛大欢宴”。早年间,最迟冬至前后吧,越来越浓的年味如同冬天的迷雾一般,早已笼罩着河坝和山川。最好的佐证便是,东家的腊肉晒满了院坝,西家的香肠挂满了屋檐……这个时候,给人感觉,乡下的时光仿佛都被腊味浸染了,不管走到哪里,都是一个味道。这样的味道即便像煮食之前的腊肉被水清洗了一遍又一遍,但它依旧存在,无处寻觅却又挥之不去,就好比辣不怕的四川人天生对于麻辣的偏爱,甚至嗜好,如同怕不辣的湖南人与不怕辣的贵州人一样,已经深深地浸透在了血液中,铭刻在了骨子里。

当然,这与四川、重庆、湖南等地的烟熏腊肉也有极大的关联,毕竟,经过慢火熏制而非猛火爆烤的腊肉,

具有宽厚墩实的肥肉不腻不腥,黑不溜秋的瘦肉越嚼越香的特点,只要切片装盘,端上餐桌,整个屋子顷刻间便会飘荡出一股浓郁的香味,勾引起人们的味蕾,挑逗着每个“超级吃货”的肠胃。

这就不难理解了,从头年冬腊月飘起,到次年三四月结束,中间差不多小半年时间,乡村的时光在期盼和回味中变得悠长而醇香,尤其是当我们在这腊染的时光里,一次次张开口舌,一次次品尝腊食,美好的滋味和幸福的感受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嘴里翻滚,在我们心底升腾……

有道是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”,每一方故土的草木风雨,无不熏染出每一处青山绿水,而每一处青山绿水哺育出的独特食物,又何尝不会催生出每一道食物的风情与美味?就以腊肉来说吧,很多浪迹天涯的游子,不正是在那一块块腊肉入口,一节节香肠落肚之后,愈发感受到烟火的气息,触动了乡愁的记忆?客居他乡,有时只是哪怕一点点来自故乡的食物,便能让人重新体味到这个世界的温情。

“这是盐的味道,山的味道,风的味道,阳光的味道,也是时间的味道,人情的味道。这些味道,才下舌尖,又上心间,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,哪一种情怀。”关于腊肉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。是啊,“才下舌尖,又上心间”的腊味,浸染了清寒的冬日时光,流淌在眼下的美丽山乡,我想这更多的还是一种情怀吧,它让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更加活色生香,滋味悠长!



冬日清晨

徐满元

冬日清晨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,也成了冬天特有的一种技能。

晴好冬日清晨,黑夜与黎明都是一副并不急于与对方见面并自然交接的样子。黑夜懒洋洋退去的背影被黎明携带的寒光闪闪的大刀所照亮。连稀疏的鸟鸣的剑戟也似乎与那刀片碰撞出清脆的声响,叫听者情不自禁地打起寒噤,鸭子抖落身上的水珠一样,震落一地寒意。而长长的鸡鸣声,却将这点点寒意珠子一样串起,叫晨起的狗儿发自内心地用几声犬吠来表达一片赞美之情。

阴沉冬日清晨,黑夜和黎明似乎昏睡在同一床厚棉被里,二者都不愿睁开惺忪之眼。仿佛被接班与接班者,都是一副又消极又无所谓的样子。直至黑夜极不情愿地离开工作岗位,黎明才慢慢腾腾地上岗。黑夜悄然离去的背影与黎明所打的哈欠一样长。恍惚中,一脚踩空的清晨,往往一跤便跌进了上午的怀抱。

浓雾时的冬日清晨,黑夜与黎明更仿佛是包裹在同一个蛋壳里的蛋黄和蛋清。连鸟鸣都不想去啄破那层薄薄的蛋壳。于是乎,夜晚与清晨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行走于晨雾中的人,被晨雾视为会行走的树木,以致水珠儿都误将你的头顶当树冠,纷纷赶集似的前来集结。你若抬手一抹,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,你的全身便都有了被水珠叮咬的痕迹。即使你视力再好,你也成了近视患者。哪怕你驾驶着“宝马”,也很难“奔驰”起来。难怪冬日晨雾常从清晨弥漫,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,直到脸色苍白的太阳出面,一个

劲苦口婆心地劝说,那雾才慢慢心情开朗起来。

此情此景,让我情不自禁想起钱钟书那首名叫《大雾》的诗:“连朝浓雾如铺絮,已识严冬酿雪心。积气入浑天未剖,垂云作海陆全沉。日高微辨楼台影,人静遥闻鸡犬音。病眼更无花恣赏,待飞六出付行吟。”

最叫人喜出望外的是,昨夜入睡前还是一片漆黑的窗外,清晨起来一拉开窗帘,一片银白扑面而来,真个是“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”玉树琼枝,晶莹剔透。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,寒冷被清新拽到了身后。曾经的喧嚣和芜杂,被眼前的纯洁和高贵所取代。

习惯了睡懒觉的孩子们,也被大人人们的惊喜点燃了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。翻身下床,约三五小伙伴,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,银铃般的笑声,夹杂着踩在上冻雪地上的“咔嚓咔嚓”声,加上大人们铲除道路上的积雪所带来的铁锹与路面的摩擦声,硬是将“冷静”的冬日清晨,变成了家家户户锅碗瓢盆交响曲一样热闹、喜庆的乐章。欣赏着如此余音绕梁的乐章,寒冷带来的不便早已随那晨炊一起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的只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憧憬,像那轮满脸通红的旭日,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。

而被冰雪封冻的冬日清晨,大概是寒冬想用一副严肃的面孔,来树立自己在大地及万物面前的威信。可是当太阳一升起,立马变得笑意盈盈,极似游子回乡探亲时碰面的邻居大爷。

冬日清晨恰似季节之树上盛开的花朵,吸人眼球、引人注目,其所散发出的特有幽香味,让人难以忘怀。

寄来的乡愁

王芝

每年冬天我都会收到一个包裹,不大,却特别沉。包裹里放的,正是从老家寄过来的橙子。

在我的老家,家家户户都有橙子树,我家也不例外。每到收获时节,漫山遍野的橙子树,满目青翠,缀满枝头的橙子,圆润饱满、点点金黄。风一吹,吹来阵阵果香,也吹来了丰收的消息。

采摘橙子,是要全家出动的。

父母在橙子树间穿梭,身手敏捷,动作娴熟,随着清脆的“咔嚓、咔嚓”声,一个个黄澄澄的橙子便稳稳地落入手中,滑落到围腰,直到兜不住了,再“咕嘟、咕嘟”地倒进竹筐。年少的我,不紧不慢,一手拿着剪子,一手挽着篮子,在树枝间东瞧瞧、西看看,定要选上最满意的橙子才肯下手。常常是父母都盆满钵溢了,我的小篮子才填满一小半。

当我喊累的时候,父亲会从小篮子里选出一颗最大最圆的橙子,捧在手心来回摩挲,然后轻巧地撕开果皮,把饱满透亮的果肉递到我的嘴边。甜蜜可口的香味瞬间充盈了我整个口腔,让我满心欢喜,充满能量。或许,那时的橙子才是最美味,因为它让我懂得生活的朴素,懂得劳动的快乐,懂得想要获得首先是付出的。

家乡橙子树众多,种类也不大相同,最常见的是脐橙。脐橙果皮光滑,果肉细嫩多汁,囊瓣排列整齐,月牙状,甜酸适口,富有香气,产量极高。另一种红橙,比脐橙晚熟半个月左右,外形上比不得脐橙,但果色鲜艳,果肉成熟时呈红色,细嫩有韧劲,酸中带甜,甜中有酸,风味浓郁,是我的最爱。

采摘下来的橙子,会分为三部分。一部分自家享用,一部分送给亲戚朋友,而大部分则被工厂收购,售至全国各地。因为家家种植,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。

如今,我已离家多年,却年年还能吃上自家的橙子,每一口都满满幸福的味道。我想,家乡寄来的橙子,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甜蜜,更是深藏在故乡中的思念与祝福。

我沉浸在橙子漫过的乡味中时,父亲来了电话。他告诉我:邻家的徐阿伯,领着聋哑儿子,在大家的帮助下,之前种下的几亩橙子,今年大获丰收,他们贫困的生活终于好转了。听罢,我的心中感慨万千。在乡亲们的坚守下,橙子不仅给家乡带来了丰收的喜悦,更燃起了生活的希望。看着眼前黄澄澄的橙子,我忽然想起冰心在《小桔灯》中写的:“这朦胧的桔红的光……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!”

